

继立春、雨水之后，节气惊蛰踩着带雷的脚步来了。

在我过往的生涯中，因为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城市，除在特定年代里偶一为之，基本不事稼穡，对与农事关系特别密切的二十四节气，只有肤浅的了解和关注。但对惊蛰这个节气，从小到还是蛮有感觉的，因为它的到来往往伴随几声惊雷，有点先声夺人的气势，有时还风雨交加。当然，雷可能会提前打，也可能迟到几日。我更期待正好在惊蛰这一天听到第一声隐约或清冽的春雷，于是说一句：惊蛰到了，蛇虫百脚都要爬出来了。

其实我这是在重述儿时听到母亲或老祖母说过的话，而这句方言被说了几千年。人们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地复述，一半说的是事实，一半是在感叹惊蛰这个节气老祖宗怎么定得那么精准啊，似乎年年得到应验。至于在乡野从事耕作的农夫农妇，据说他们对惊蛰那天响不响雷是很计较的。如果说惊蛰天有春雷滚过，就是丰年的好兆头。

西汉时期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对惊蛰已有明确的“定位”：雨水节气后加十五日则雷惊蛰，音比林钟。林钟是古乐十二律之一，处于不低也不高的第八位。这一天春雷如林钟般震响，震动了大地，

也震撼了万事万物，仿佛在说快醒来吧，于是蛰伏在地下的昆虫们伸伸懒腰，钻出地面蠕动起来了，冬眠的大小动物也睡眼朦胧从地洞里爬出来了。只有醒来，动起来，万物才能生长。所以有“春雷响，万物长”一说。我们人类是不冬眠的，但既然惊蛰用雷声庄重地宣告仲春到来，那么，农民兄弟先动起来，耒头犁耙统统要

惊蛰遐想

王纪人

拿出来，闲了多时的黄牛水牛也牵出来，春耕必须开始了，农事绝对误不得。即使全部实现耕作机械化的地方，也懈怠不得。

惊蛰或许把害虫病毒也惊醒了，现在全世界从事防疫的医生都忙到累趴。中国经过一年多的众志成城、合力同心，新冠疫情相对缓解。但鉴于世界范围的疫情居高不下，输入病例时有发生，一下不能掉以轻心。记得做学生的时候，常有“春天不是读书天”的托词或玩笑。后疫情时代，学生们时不时要在线上上网课，回到中国上外国网课的留学生还有时差问题，天没亮就起床听课，谁不犯困呢？这时候正好“惊蛰”一打，把瞌睡虫统统赶走。这同样适用于一切在学习和工作岗位

上的人，都要牢记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古训，既不能懒学，也不得懒工和懒政。中国古代诗人比现代诗人更关注标志着季节、物候、气候变化的二十四节气。仅“惊蛰”这个节气，就有好几位大诗人写过。晋代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写道：“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跃，草木纵横舒。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先巢故尚在，相将还旧居。自从分别来，门庭日荒芜。我心固匪石，君情定何如？”（《拟古·其三》）

此诗首写仲春惊蛰节气给大自然带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，其中包夹新燕入庐，接着便借春燕归巢托物起兴，表面不因贫穷改变弃官归隐的志向，并寄寓对晋室为刘宋取代的愤慨。从一个节气发生的季节变化，暗示政局的变化，并表明素志不变的决心，这就突破了田园诗的局限了。此外，唐代韦应物的《观田家》、白居易的《闻雷》、宋代陆游的《春晴泛舟》和范成大成的词《秦楼月·浮云集》等，都写到惊蛰，各有千秋，各有寄托。比较而言，陶诗既生动简练地写出了惊蛰这一天他所见到的天气物象的变化，也寄寓了自己的志向和讽喻。可谓心有高致，诗有高格，比后人的几首惊蛰诗都高出



惊蛰·醒 (水墨) 朱 应

一筹。早在中国上古时代形成的二十四节气，是中国人认知天象、物候、时令和大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，用来安排农事和日常生活等社会实践。它固然是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，同时也体现了天行有常、顺应天时、天人合一、阴阳交替等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哲学思想。我个人认为，它既是一种自然哲学，也是天人感应和互动的实践哲学，打通了形而上和形而下。它把自然的节律与生命的节律统一在了一起。凡此都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。

此刻，我仿佛正听到殷殷的雷声，尚在沉睡的万物万灵正在或将要被唤醒。

中国地大物博，金嗓子各地都有。最近一首歌令我泪流满面。藏族儿童多吉的歌，声如天籁，有雪原般的情景，湛蓝天空的高远。多吉的歌是唱给妈妈听的。多病的父亲无法支撑家庭，全靠妈妈干活支撑六口之家。每到家劳累完聚餐，多吉就唱歌给妈妈听，歌声冲刷走妈妈的疲劳，给妈妈带来欢喜的笑容。多吉之歌，是自然之歌，是人性之歌。主持人问及多吉为什么唱得这么好时，多吉唱着，天天对着大山唱，有自然的回声，唱得不好，能从回声里听出来，自己就再唱一遍。等自己长大了，就做母亲的大山，就唱最好听的歌，保护族人。当主持人问他，假如有一天到了大城市，他会不会离开

大山时，多吉说，妈妈和族人需要他歌声的力量，他爱大山，永远不会离开大山。唱了半辈子民歌的歌唱家阎维文也自谦地说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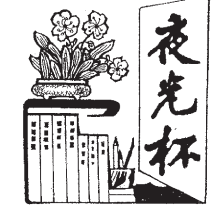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的回声

戴荣里

在这个孩子面前，他感到惭愧。多吉之歌，纯粹、自然、高远、优美，歌声能揉到听众的骨髓里。我听了一遍，还想听第二遍。多吉的诚实来自大山的滋养，多吉的嗓音来自高原的培育，多吉的眼神，就是最美的天空，多吉的孝心，就是最美的人性宣言。

网上还流行一曲歌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也演绎着自然的情感，只有与自然交融的情感才是真实的情感。没有与形而下交融的形而上就会成为玄而又玄的东西。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无法割裂与自然的联系。在自然之中汲取养分，几乎是每个艺术家毕

生的追求。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之所以能走到听众心里，与王琪对人性自然的把握不无关系。王琪的歌，他尤其喜欢，他把自然与人性的结合演绎得天衣无缝，又把历史的天空照亮在自然的人性里，所以，他的歌词写出了一般人所难写出的味道。让每一首歌曲带有自然的回声，应该是王琪自觉不自觉的追求。世间有大美，自然觅得之。自然馈人以食物，自然更给人多维的精神，在多吉纯净至美的歌曲里，在王琪如泣如诉的歌词里，听众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自然，是人类永久学习和依靠的最贴心的老师。



您花开的样子，好美

庄木弟

祖国，您好！您好，祖国！一声问候/十里春风代言/我的挚爱/天是那么地蓝/一片片白云/白云轻吻着吉祥的中国红/中国红，心里红/心里红，中国红

祖国，您好！您好，祖国！一个心愿/愿把初心化作/一抹抹暖阳/温暖青山绿水/一个个梦想/梦想着东方巨龙腾飞模样/心里红，中国红/中国红，心里红

啊！祖国，祖国！我的母亲！一声声呼唤/无数次表白/千万个赞美/您花开的样子/好美、好美/您花样年华/样样红/心里红，中国红/中国红

真实的歌曲总留给人难忘的印象，城市的音响再好，也只能做相应的伴奏。天籁所依托的是自然的赠予，自然的回声才是人类所需要依托的真实。多吉的歌声，没有经过艺术院校的洗礼，没有经过著名演唱家的指点。在他的家乡，草原是他的舞台，大山是他的听众，风雪是他的伴舞，他的歌经过了自然万物千锤百炼的锻造，也在人性自然的温暖里得到升华。这样唯美的歌声，没有经过现代城市人污染的金嗓子，征服了这个世界。再高明的专家赶不上自然的赠予，自然之美是人类永远的老师。

王琪作词作曲的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也演绎着自然的情感，只有与自然交融的情感才是真实的情感。没有与形而下交融的形而上就会成为玄而又玄的东西。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无法割裂与自然的联系。在自然之中汲取养分，几乎是每个艺术家毕生的追求。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之所以能走到听众心里，与王琪对人性自然的把握不无关系。王琪的歌，他尤其喜欢，他把自然与人性的结合演绎得天衣无缝，又把历史的天空照亮在自然的人性里，所以，他的歌词写出了一般人所难写出的味道。让每一首歌曲带有自然的回声，应该是王琪自觉不自觉的追求。世间有大美，自然觅得之。自然馈人以食物，自然更给人多维的精神，在多吉纯净至美的歌曲里，在王琪如泣如诉的歌词里，听众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自然，是人类永久学习和依靠的最贴心的老师。

在儿时林林总总的年味中，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打“白糖子”。“白糖子”，也叫“白冰糖”“麦芽糖”，是童年稀罕、奢侈的甜食。白糖子的原材料叫“糖”。一大早，母亲就生火烧锅，将前一天浸胀、沥干的糯米放到饭甑里蒸。糯米蒸成饭后摊到团箕上，晾凉后和进事先准备好的麦芽，让它们慢慢发酵。然后将发酵后的糯米饭倒入锅中，慢慢地淋入开水。由于麦芽淀粉酶的催化，糯米水解成麦芽糖。父亲力气大，寻来包袱，榨渣选取糖水再入锅。先用大火煮，再改文火熬，一边熬一边不停地搅动，以防白糖粘锅。

晚饭后，左邻右舍都到齐了。父亲来到灶前，用锅铲捞起白糖，只见玛瑙般黏黏稠稠的糖停在铲尖半天不肯落下。父亲很有把握地对大家说：“到火候了！”母亲迅速在团箕上摊上熟米粉，父亲则从锅中舀出白糖倒进团箕。老家人之所以把白糖子加工称作“打”，因为这白糖子是在“桩”上打出来的。“桩”其实是一根一头弯曲的木棍，扎牢的部分直，露出的那段向外倾斜。邻居在屋柱上扎好桩，团箕上的白糖也冷却到上手不烫了。父亲先征求邻居意见：“你先上？”邻居推辞道：“你先！”其实不管谁先，打白糖子是个体力活，得两三个人轮着来。父亲将白糖挂到桩头，然后慢慢往回拉扯。拉到一定长度，邻居立马在中间加上另一根短棍。等父亲把手中的白糖重新挂回桩头，邻居手握木棍开始扭打。邻居是村里公认的好劳力，也是打白糖子的行家，他把白糖拉得很长很长。眼看就要垂地了，但见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他一个箭步便冲到桩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白糖重重地打在桩上。接着拉、打，再拉、再打……

上班打卡。过去没有流行打卡，那叫什么？叫点卯。打卡意味着上班，点卯意味着干活，一样的。春天赶往江南，万物欢呼也如上班人潮。春天欢呼中，谁，最先点卯？我臆测，在中国先人那里，最先点卯的是，柳。

是的，就是柳。你看见柳字的构成了吗，卯木也。卯，什么意思？时间也，早上5点至7点的辰光。一天之中，这个时间，是一天之计的关键；一年之中，这个时间，便是春，便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关键。所以，柳树冒出新芽，是柳树为新春点卯，为一年打卡。

柳，音为“留”。这又有什么讲头呢？我再臆测，春天起来，大伙儿开始干新的活，有些活，就在原地，叫原地干活，有些干活，得到远方去。于是，一年之计，有些人得上路了，得赶路了。上路之前，理应有一场告别，长亭短亭，路边就有柳，就有冒出新芽的柳，触景生情，情景交融，于是，借柳言留，于是，折柳挽留。

就这样，柳树就是卯木，柳树就是“留”树。

世间有大美，自然觅得之。自然馈人以食物，自然更给人多维的精神，在多吉纯净至美的歌曲里，在王琪如泣如诉的歌词里，听众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自然，是人类永久学习和依靠的最贴心的老师。

自然，是人类永久学习和依靠的最贴心的老师。

打糖人

王樟松

随着上百次动作的重复，饴糖渐渐变凉、变白。这时，打糖人已是大汗淋漓。扭打结束，放回团箕或案板上。母亲带领女人们趁其尚未变脆成形，赶紧拉出长条状的“白糖子”雏形。讲究的时候，还要在白糖子里裹上芝麻、花生。拉条完成后，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拿根木棍在白糖子雏形上任意敲打，伴随“咔嚓咔嚓”的断裂声，白糖子甜味、米粉的香味出来了，年味也出来了。我一边敲打，一边偷偷地把白糖子塞进嘴里。白糖子含在嘴里，不用牙齿咀嚼，稍后会融化开来，甜而不腻，满口生香。大人们并不奇怪，反在一旁笑着。他们知道，白糖子一年就打一次，让孩子们敞开吃吧。好东西不多，正月里要招待客人，第二天一早藏起来便是了。

俄罗斯、德国和白俄罗斯合拍片《波斯语课》，给人带来极大的惊喜。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，用出乎意料的构想，让我们相信，二战题材远没有被穷尽。这是一部标有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”的电影：1942年的法国，德军占领区，比利时犹太人吉勒斯，随着一车犹太人，被押解到树林里，在纳粹扫射前，他先自躺倒，随后，声称自己是伊朗人。此前，同车犹太人用一本波斯语书换取吉勒斯半个面包，因为德国上尉科赫正想找一个伊朗人学波斯语，这下，这本书成了吉勒斯的救命稻草，不过，他一点也不懂波斯语。就像意大利电影《美丽人生》匠心独具，《波斯语课》也不可思议地让一种不可能变得可能：完全不懂波斯语的吉勒斯，创造了一种假的波斯语蒙骗科赫，竟然成功。

波斯语课

刘伟馨

这真是充满悬念的一部电影：吉勒斯会怎么做？他会不会被拆穿？所有人都会这样的疑问。吉勒斯扮演者纳威尔·佩雷兹·毕斯卡亚特，身材瘦小、双眼圆睁、沉默寡言，似乎波澜不惊。起先，生存本能，让他冒用伊朗人的身份，到真正需要考验的时候，谁都明白，这会是一次历险。吉勒斯的对手科赫，主管德军伙食，他之所以对波斯语有兴趣，是想战后去德黑兰开餐馆，因为他的哥哥在那里。科赫不会轻易相信别人，电影里吉勒斯和科赫的较量，显得很有层次。即使第一次审问，科赫让吉勒斯过了关——吉勒斯回答了几个常识性问题，但以后几次，科赫层层加码，先要吉勒斯每天教科赫4个单词，后又突然加到40个。吉勒斯被科赫安排到食堂帮厨，没人会否认吉勒斯充满机智，他预先编造了和餐厅、食物有关的波斯语，蒙混过关，“编出40个单词容易，但要记住完全不可能，而且单词越来越多”，科赫预设的词汇量是2000多个。吉勒斯几乎绝望。在科赫让他登记犹太囚犯名单时，灵光一闪：不是可以用这些名字的词根或部分字母组合成新的波斯语吗？

很有创意的想法，使得整部电影变得新颖别致，一边是吉勒斯根据名单创造着新词，一边是科赫拿着单词卡片不断朗读、背诵——这中间出现过曲折，当吉勒斯对同一单词说出两种不同解释时，遭科赫怀疑，并被她拳打脚踢，但诡异的是，吉勒斯昏迷中说出的胡话，竟然是假波斯语：“妈妈。我要回家。”而科赫竟然听懂了，并消除了对吉勒斯的怀疑。吉勒斯和科赫用假波斯语对话，甚至科赫还用这世上并不存在的语言写了一首诗。吉勒斯后来遇到一次被拆穿的危险，集中营里来了一个真的伊朗人，不过，最终化险为夷，全靠吉勒斯帮助过的犹太人。

扮演科赫的拉斯·艾丁格，贡献了精彩的表演，这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分子，又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。从小家里很穷，后来做了厨师；糊里糊涂加入了纳粹党，和哥哥产生了分歧，又想念哥哥；他有时暴躁、严厉、凶狠，比如对女下属，对吉勒斯险些露馅的那一次，但有时又很温情，比如几次让吉勒斯免于遭到屠杀；他否认自己是杀人犯，作着貌似渴望和平的诗，却对犹太人被杀无动于衷，认为他们是无名之辈；他在自己逃跑时，也放走了吉勒斯，竟然是为了一个赌约……他和吉勒斯的关系，完全建立在吉勒斯教他波斯语上，最后，他用假护照说着假波斯语，企图进入伊朗边境，人们以为他胡言乱语，他愤怒至极：“你们怎么听不懂。”此时，他一定明白自己受骗了。

影片的高潮和震撼在于片尾，因为纳粹销毁了所有被杀害的犹太人名单，当盟军询问吉勒斯记不记得其中几个时，吉勒斯说：“我记得2840个。”在人们惊讶的反应镜头里，吉勒斯缓慢地一个一个报出名字。这些名字，是吉勒斯编造假波斯语的来源，它们糊弄了科赫，却也深深镌刻在吉勒斯心里，这些名字的背后，是活生生的一条条生命，他怎么会忘记呢？

孩子们来拜年，长辈便会端出糖果，冻米糖、爆米糖、芝麻糖……全是自家制作的，其中最引我注目是白糖子。每每伸手去拿，就会想起父亲临行前叮嘱，白糖子金贵，只能尝尝。白糖子太诱人了，趁母亲不在家，我便翻箱倒柜地寻。白糖子仿佛总和我捉迷藏，大多时候是找不到的。偶尔在哪个角落找到，只敢悄悄拿上两三颗。就这一回，“偷”，我都警告自己，每次回去，可不敢有下次。每次不敢多拿，拿多了怕母亲发现。到手后，躲在没人的地方，咬上一口，总能甜很久很久。后来，白糖子加工工业化了，市场上随处可见，但我总是觉得它少了“打”的年味和童年“偷”吃的甜味。

十日谈

“九老十匠”的老铜匠现在真的罕见了。 责编：杨晓晖